

丰子恺的“简”与“敬”

春风正好,我循着丰子恺的足迹,走进桐乡石门,步入丰子恺漫画馆。此行,不为打卡,只为在缘缘堂的一砖一瓦间,体悟丰子恺艺术背后的“简”与“敬”。

初入漫画馆,目光就被那幅经典的《人散后,一钩新月天如水》牢牢牵住。画中无一人,却似闻谈笑之声;未着一笔渲染月色,却觉寒意侵衣。这种“简”,是剔除了一切多余的噪点,只留下最本质的意境。除了清雅,他的“简”更有雷霆之力。在那幅《轰炸》中,画面极简到了残酷的地步:断壁残垣间,一位母亲怀抱婴儿,婴儿仍在索乳,而母亲的头颅已被炸飞。没有血腥的涂抹,没有复杂的构图,仅用几根颤抖的线条和黑白对比,便将战争的暴行与生命的脆弱赤裸裸地剖开。这种“简”,是直面苦难的勇气,是不加修饰的真实。

他的“简”之所以能打动人心,是因为其内核是一个大大的“敬”字——敬生命、敬自然、敬童心。在陈列馆的一角,我看到了《护生画集》的原本。这是丰

子恺为报师恩,穷四十五载光阴绘就的巨著。画中不仅有“蚂蚁搬家勿伤身”的细微关怀,更有“老牛舐犊”的深情凝视。其笔端,草木虫鱼皆有情,万物生灵皆平等。这种“敬”,源于他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对生命的终极关怀。“简”是手段,“敬”是初心。

顺着回廊走到东侧,便是缘缘堂。故居内的陈设印证了“居敬行简”的生活哲学。书房里,一张旧书桌,几支毛笔,一方砚台,再无长物。然而,正是在这方寸之地,他写出了《缘缘堂随笔》,画出了成千上万幅温暖人心的漫画。这里的“简”,不是箪食瓢饮的贫俭,而是主动选择的纯粹。他拒绝物质的堆砌,只为给精神留出更多的空间。

站在故居门前,春风掠过河面,吹起檐角的风铃。此行,让我读懂了丰子恺艺术的“终极密码”:简,是形式,是举重若轻的艺术表达;敬,是内核,是悲天悯人的生命态度。愿我们,也能在喧嚣中,守住一份“简”,心存一份“敬”。

陆建林



图据AI生成

暮春之约

春雨浇灌的秧田
笼住一片蛙鸣
布谷鸟声声催促
父亲抛秧苗,母亲埋头插秧

岳母放下拐杖
移栽红薯苗,浇水培土
一垄接着一垄
青青薯藤托起“薯”光

采茶姑娘最爱春光
戴草帽裹面纱晒不黑
捺山茶园里红裳点点
绿芽悄悄落进背篓里

错过了高邮湖上花海之约
小城的芍药在风中起舞
暮春,我们相约
簪着春花,耕种春光

陈玉金



浙江老年报“诗文·浙里养俱乐部”是艺术交流的天地,书友、画友们在这里展示作品,互相欣赏和点评,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。

扫描二维码,加管理员为好友后,发送“诗文”两字,视为您授权本社可以免费使用您投稿的所有作品。

原创作品一经录用,将获相应积分,今后本社通知时,可兑换俱乐部福利,福利内容由本社决定。



一缕难忘的饭香

人生如书,每一页都写满岁月走过的痕迹。时光流转,许多旧事早已随风散去,唯独那年春日,与母亲在生产队同吃的那顿大锅饭,那缕萦绕舌尖的饭香,成了记忆深处最鲜活、最温暖的印记,无论时隔多久,一想起,心头依旧暖烘烘的。

那是我小学三年级的一个春日清晨。天还未亮透,星辰仍在天边闪着微光,母亲便轻手轻脚地唤醒了我。她轻声说,今天带我去拔秧苗,不仅能吃上生产队的大锅饭,我还能顶半个劳力,帮着挣工分。一听有饭吃,年幼的我立刻来了精神,匆匆洗漱完毕,便紧紧跟在母亲身后,踏上了去往田间的路。

故乡的村路弯弯曲曲,晨雾还未散尽,脚下的泥土带着清晨的湿润微凉。走了约莫半个时辰,我们穿过村落,来到一片绿意盎然的秧田。此时天色微亮,田埂上早已聚满了乡亲。大家三三两两站在水田里,一边弯腰拔着秧苗,一边说笑闲谈,家长里短的话语混着泥土的清新,在晨风中轻轻飘荡。在母亲的催促下,我也很快加入了拔秧的队伍。

众人边干边聊,不知不觉间,太阳缓缓升起,驱散了漫天晨雾。随着队长一声洪亮的吆喝,乡亲们将拔好的秧苗捆扎整齐,纷纷扛着往生产队走去。刚到地方,灶房里已是炊烟袅袅,火苗舔着锅底,浓郁的饭香扑面而来,勾得人饥肠辘辘,满心期待。

不多时,开饭的铃声响了。社员们排起长队,人人端着一只蓝边海碗,依次盛饭。阳光洒在灶房的空地上,暖融融的。我捧着那碗饭,就着母亲腌的脆嫩咸菜,嚼着喷香的锅巴,只觉得那滋味,胜过世间所有珍馐。那一碗朴素的饭里,藏着母亲无声的疼爱,藏着儿时简单的欢喜,也藏着一段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。

后来我离开故乡,走南闯北,见过无数丰盛酒宴,吃过各式山珍海味,可再精致的饭菜,也寻不回当年那缕沁人心脾的饭香。原来有些味道,会深深刻进骨子里;有些记忆,会静静安放在心底,一辈子都难以忘怀。

汤华平

梨花颂

两株梨树傍田栽,
皑皑晴雪压枝开。
琼苞风里玲珑绽,
阵阵馨香扑鼻来。
彩蝶穿花忙织锦,
蜜蜂钻蕾采粉彩。
花谢幼果茂叶藏,
秋季时分甜蜜摘。

杨国建

小院春光

小院春光入眼柔,
紫荆千朵缀枝头。
红笺裁得福无尽,
粉雾漫成香满楼。
风送清芬穿竹径,
日移疏影上帘钩。
浮生最是半闲态,
一半芳菲一半幽。

惠风